# 精心刻意不覺纖巧--錢鍾書對姜變詩之批評及其意義

## 蔡嘉真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 摘要

姜夔一直是眾所矚目的大詞家,但除了宋詞上的能力,他在宋詩上也是大放異彩,錢鍾書看見了姜夔與多數詞家不同,認為他的詩是詞家中少有的,本文以《宋詩選註》為主要依據,並舉其他研究者的觀點,試圖找出歷代對姜夔詩的評價,以及錢鍾書在《宋詩選註》對姜夔的簡評—「精心刻意不覺纖巧」的觀點,對於中國傳統脈絡中的姜夔有何意義。

關鍵詞:姜夔、錢鍾書、《宋詩選註》、精心刻意、纖巧



### 壹、前言

在中國歷史各個朝代中,講到宋朝的文學代表,通常都直覺想到「詞」,但其實宋朝除了出很多詞家之外,「宋詩」也不遜於「宋詞」。在錢鍾書所著《宋詩選註》一書中,總共選了八十位詩人,其中一位便是姜夔(1155-1221),他的詩其實有獨特的風格<sup>1</sup>,雖然他是位詞家卻很負詩名,尤其錢鍾書(1910-98)對他的簡評中說到:「詞家常常不會作詩,陸游(1125-1210)曾經詫異過為什麼『能此不能彼』,姜夔是極少數的例外之一<sup>2</sup>。」姜夔無庸置疑是位詞家,但錢鍾書卻說姜夔是「詞家常常不會做詩」中的例外之一,這樣的批評是否合乎姜夔的作品風格?為什麼錢鍾書會這樣形容姜夔?而這樣的批評在中國文學傳統的脈絡之中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在中國傳統詩的脈絡中,姜夔一直是眾所矚目的大詞家<sup>3</sup>,這點不可否認,但除了宋詞上的能力,他在宋詩上也是大放異彩,在當時他很負詩名<sup>4</sup>,差不多趕得上尤(1127-94)、楊(1124-1206)、范(1126-93)、陸(1125-1210)的名聲<sup>5</sup>,儘管作詩不多不能成為大家,但其獨特的造詣,連當時名詩人像是蕭德藻(生卒年不詳,1151 年進士,1177 年為龍川縣丞。)、范成大(1126-93)等都推重他<sup>6</sup>。因此,姜夔詩在南宋時期有一定的聲望與價值。在錢鍾書所著的《宋詩選註》中看見了姜夔與多數詞家不同,認為他的詩是詞家中少有的,此書已被公認為是一種權威性的參考文獻<sup>7</sup>。本文目的即探討在中國傳統詩的脈絡中,錢鍾書對姜夔詩的批評及意義。

上述所說的《宋詩選註》,內容打破傳統方式,對於探求及解析詩人的審美創作心理、作品藝術特性有較多的描述,對其簡評及注釋也有獨到的見解,不僅側重於探解詩人的創作心理及其藝術特性,也打破了傳統的框架<sup>8</sup>。致力於選取詩人與詩作,所選的

<sup>&</sup>lt;sup>1</sup> 参見趙婉平:〈姜夔在南宋詩壇上的地位不應被忽視〉,《大理學院學報》2期,2005.3,頁35-40。文中認為姜夔的詩不容忽視:「實際上姜夔既有風格獨特的詩作,又有見解精闢的詩歌理論,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sup>&</sup>lt;sup>2</sup>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367。

<sup>&</sup>lt;sup>3</sup> 参見日本·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248。書中說:「…詩歌的創作不是任何權力所能禁止的。…也有作詞名家如姜夔等,…」

<sup>4</sup> 錢鍾書,《宋詩選注》,頁367。簡評中說:「他(姜夔)是一位詞家,也很負詩名,在當時差不多趕得上尤、楊、范、陸的聲望。」

<sup>5</sup> 参見胡明:《南宋詩人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00年,頁145。胡明說:「其實,姜白石的詩在南宋當時是很富盛名的,差不多趕得上尤楊范陸的聲望。」

<sup>6</sup> 参見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53。書中提到:「姜白石作 詩不多,在南宋不能成為大家,然亦有其獨特的造詣,所以當時名詩人如蕭德藻、楊萬里、范成大 等,都推重他。」

<sup>&</sup>lt;sup>7</sup> 參見張喜貴:〈《宋詩選註》的論詩特色〉,《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卷3期,2006,頁77-79。 張喜貴說:「內山精也認為即使在日本的有識之士中間,《宋詩選註》也已經被公認為是『宋詩最有 價值的注本,宋詩的一種權威性的參考文獻』。」

参見許龍:《錢鍾書詩學思想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頁14。許龍認為:「《宋詩選註》和錢氏其他的論著一樣,它也側重於探求和解析詩人的審美創作心理與作品的藝術特性,而對創作者的生平仕履及詩歌所關涉到的時代背景的介紹則非常簡略。同時,錢氏還打破傳統選學箋注重字詞訓詁、名物考釋、章句串講的模式框架,將注釋、鑑賞與評騭三者結合統一起來。」

詩篇非常有意境、歷史感很強 $^9$ ,尤其在中國大陸 50 年代那樣特別的學術環境下 $^{10}$ ,還能有如此獨特的見解,更顯難得 $^{11}$ 。

雖然可見其價值,但誠如前述所言,50年代是個特別的年代,就文學而言,50年代的中國大陸正是文綱漸密,政治意識形態開始全面掌控文意論述的時代。這種以政黨意識形態企圖全面掌控文藝論述的作法,在中國現代史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以後,雖然政權由國民黨轉到中共手裡,但政府對文藝的掌控,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於今為烈」。12。在此政治背景下,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是受命於當時文學研究所所長鄭振鋒先生,花費兩年的時間與功夫,於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出版13。當時適逢大躍進年代14,這個時代的風氣是非顛倒、有絕對的權威15,相信也受到20年代意識形態化的影響,學界對古典詩歌的審美取向傾斜,特別強調文學藝術的政治與功用性,強調為現實所服務,所以《宋詩選註》出版後造成很大的爭議,此種時代風氣不得不影響了文學16。而此書一出版後引起的軒然大波,出現兩種不同聲音的爭議,有人說它是「白旗」,應拔除;有人卻將它視為珍寶,也因如此,對於錢鍾書先生的評價也有兩極化不同的褒貶17。錢鍾書先生自己也認為這樣的風氣會影響到他對

<sup>9</sup> 参見藍華增:〈宋詩與意境——讀錢鍾書《宋詩選註》〉,《雲南學術探索》3期,1994,頁20。藍華 增說:「《宋詩選註》中的大量詩篇,就是這樣的具有深沉的、時代歷史感很強的『情』和現實性、 時代性很強的『境』的詩篇。宋詩的意境就是跳動著時代脈搏、氤氳著時代氣象的意境。」

<sup>10</sup> 參見李昱雯:《論《宋詩選注》的『順著說』與『接著說』》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9,摘要頁。文中說:「《宋詩選註》是錢鍾書先生一部非常有價值的宋代詩歌的選本,…在這個選本中既交織著錢鍾書這樣的大學者面對50年代的生存語境獨特而微妙的心靈史,也蘊含著在50年代這樣一個不正常的學術語境下研究學術史的艱辛和困難,因而它是50年代學術史與心靈史的交叉與碰撞。」

<sup>11</sup> 参見康思凝:《錢鍾書宋詩研究論略》蘭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8,頁5。康思凝對錢鍾書有此評價:「他選取詩人與詩作之用心良苦,對詩人簡評及詩後註釋之獨特精闢,均非一般學者所能比…」

<sup>12</sup> 参見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36。「文學在20世紀20年代逐步意識形態化,是當時整個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泛化所導致的結果之—……在一個政黨意識形態全面泛化的社會裡,文學作為重要的精神生產領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識形態的汙染。文學的意識形態化在文學觀念裡表現的最為集中,也最鮮明。當某一政黨試圖用其意識形態來干涉和操縱文學創作時,他必然會首先從本黨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對文學的目的、性質、作用和地位重新予以規定和解釋,企圖以此來規範創作。」

<sup>&</sup>lt;sup>14</sup> 参見丁毅:〈模糊銅鏡的背面——讀《宋詩選註》〉,《貴州大學學報》4期,1995,頁59。丁毅說:「錢 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出版於1958年,正值大躍進年代,受時代風氣影響是顯著的。」

<sup>&</sup>lt;sup>15</sup> 李昱雯,《論《宋詩選注》的『順著說』與『接著說』》,頁5。文中說:「但他的肉身確實是在**1957** 年這樣一個是非顛倒的年代,他小心翼翼地附和『書同文,車同軌』的絕對權威…」

<sup>16</sup> 丁毅,〈模糊銅鏡的背面——讀《宋詩選註》〉,頁60。丁毅認為:「建國初期我們國家呈現一派朝氣蓬勃局面,學界對古典詩歌的審美取向向盛唐之音傾斜,又是詩人、文學家的毛澤東特別強調文學藝術的政治性和政治功用,強調文藝為現實服務,這不能不影響文學研究。」

<sup>&</sup>lt;sup>17</sup> 李昱雯,《論《宋詩選注》的『順著說』與『接著說』》,頁1。李昱雯描述:「圍繞著《宋詩選註》以 及錢鍾書本人有兩場缺了席的審判。第一場是在《宋詩選註》的出版發行之後,它一出版,立即引 起軒然大波,遭到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批判它為「白旗」號召大家予以拔掉。然而日本的漢 學泰斗吉川幸次郎卻對《宋詩選註》非常重視,京都大學的漢學權威小川環樹教授,更是認為此書 是詩歌選本中最好的一本,甚至認為此書一出,宋代文學史的很多部分恐怕要重寫了。」

題材與風格的取捨,雖然他有這樣的機會,卻也限制了他的自由18。

《宋詩選註》雖然有受到政治的影響,有許多爭議,但此書的價值仍不可抹滅,錢 鍾書先生在此書中對於所選的詩人仍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也是不爭的事實,正因如此,本 文即探討他對於姜藥詩的批評及其意義為何。

## 貳、姜夔生平及其詩論之特色

姜夔是南宋有名的詩人,本章先介紹姜夔的生平,再看由姜夔所著的《白石道人詩說》來一窺姜夔本身對於詩學的觀點以及一些研究者就《白石道人詩說》所看見姜夔的詩學觀為何?

#### 一、牛平簡介

姜夔(1155-1221),字堯章,他是饒州鄱陽(今江西縣名)人,號白石道人,世稱姜白石<sup>19</sup>。姜夔年少時孤貧,但為人清高正直,不追求名利。小時候隨著父親居住在湖北漢陽,也就是現今的武漢市。他少年時孤貧,後來父親因病而逝,寓居大姊家。姜夔為人清高正直,有著獨立的人格,過著以文為生、以文自娛的生活,甘守清貧,從不追名逐利,更不趨炎附勢。三十多歲時遇到旅居湖州的蕭德藻,蕭因為極度賞識他的才華,因而將侄女予他為妻,所以姜夔在此定居大概有十年。後來隨蕭德藻離開而移居杭州,投靠好友張鑒。他的好友張鑒曾想出錢買個官職給他,姜夔卻拒絕了此番好意。他很早就有文名,頗受楊萬里(1124-1206)、范成大等人欣賞,與他們都有往來<sup>20</sup>,范成大還曾經以「晉宋雅士」形容他<sup>21</sup>。往來之間姜夔除了豐富自己的學識,也提高了自己詩詞和音樂的創作能力。可惜屢次參加考試都未能中舉,因此一生都沒有做過官。後來姜夔所依賴的張氏兄弟也相繼辭世,在經濟上頓時失去支柱,到了晚年清貧又病,死了之後竟無以病殮,幸好最後吳潛(1196-1262)基於生前交情料理後事,將姜夔葬在錢塘外的西馬塍<sup>22</sup>。

#### 二、白石道人詩說

江西詩派在南宋時期是一個大宗詩派,姜夔的詩風與江西詩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sup>18</sup> 丁毅、〈模糊銅鏡的背面——讀《宋詩選註》〉,頁59。丁毅提到錢鍾書:「但如作者本人所說:『…這個風氣影響到他對題材、體裁、風格的去取,給予他以機會,同時也限制了他的範圍。就是抗拒或背棄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支配,因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矯正他所厭惡的風氣。』

<sup>19</sup> 参見郭紹虞(1893-1984):《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91。對於姜夔有以下敘述:「夔 (一一五五?——二二一?),字堯章,鄱陽人。居苕霅時,與白石洞天為鄰,潘德久稱之白石道人, 堯章遂因以自號,尊仰之者呼為白石老仙。」

<sup>&</sup>lt;sup>20</sup> 參見夏麗莉:《姜夔的藝術人生及其詞》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頁1。文中提到姜夔與他們認識的經過:「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年)年暮春,與蕭德藻經杭州,經蕭介紹認識楊萬里,楊萬里又介紹其往蘇州見范成大。」

<sup>&</sup>lt;sup>21</sup> 参見陳昭坤:《姜夔書學研究》,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8。文中提到:「姜夔氣貌若不勝衣, 范成大嘗以『晉宋之雅士』評其翰墨人品。」

<sup>&</sup>lt;sup>22</sup> 参見張淑瓊主編:《中國文學總新賞》,台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頁**1**。

<sup>23</sup>,他早年學江西詩派<sup>24</sup>,多多少少承襲了一些江西詩派的氣息<sup>25</sup>,而他所講的詩法與詩病,更與江西詩脫不了關係<sup>26</sup>,但儘管如此,姜夔在《白石道人詩說》一書中除了闡述自己的詩學之外,也對江西詩派(「無一字無來處」或者是「奪胎換骨」等等)的風格進行反思<sup>27</sup>,更有意想要改革這樣的風氣<sup>28</sup>,在他的詩說中除了要求且重視獨創之外,也說明了詩的四種高妙: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sup>29</sup>。

這和江西詩派所主張的論調不同,江西詩派重在工,在工中求悟,而姜夔重在「妙」<sup>30</sup>,認為言語有盡,但意卻是無窮的。姜夔的詩學思想在南宋文壇上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sup>31</sup>。 許多學者以此為題,從《白石道人詩說》中,找尋姜夔詩的特點,除了說明姜夔獨特的 詩學觀,精思和自悟之外,承繼了江西詩派且促成詩學理論,對於江西詩學和嚴羽《滄浪詩話》有非常大的助益。

在姜夔所稱的「詩的四種高妙」中,認為知道妙但是不知道為何而妙,稱為「自然」 高妙<sup>32</sup>,那是一種詩境,在於獨創而非雕琢<sup>33</sup>,從之前所提到的他要改革江西詩派的風

<sup>&</sup>lt;sup>23</sup> 参見吳小麗:〈姜夔對江西詩派的入與出〉,《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期,2007.2,頁29-32。吳小麗認為:「(姜夔)走入江西的原因,主要是受生活環境、時代風氣以及交往對象的影響。…在經歷了創作的艱難期之後,詩人終於認識到只有走出藩籬,打破以學問為詩、以議論為詩,抒寫自己的真情實感,才能創造出獨具特色的作品。」

<sup>&</sup>lt;sup>24</sup> 錢鍾書,《宋詩選注》,頁**367**。錢鍾書對姜夔的簡評提到:「他早年學江西派,後來又受了晚唐詩的影響…。」

<sup>&</sup>lt;sup>25</sup> 胡明,《南宋詩人論》**12-13**。在〈江西詩派泛論〉中提到:「···所謂的『江西詩派』,實際上只是詩歌領域裡歷時近二百年號為獨盛的學杜的風氣或者說學杜的潮流。···『無一字無來處』、『點鐵成金』。

<sup>&</sup>lt;sup>26</sup> 參見趙曉嵐:〈《白石道人詩說》與江西詩派之關係〉,《文藝理論研究》1期,2002,頁86。趙曉嵐 提到:「…姜夔講詩法與詩病,與江西詩派有著難以割斷的淵源。」可參見其文。

<sup>&</sup>lt;sup>27</sup> 参見陳蔚瑄:《論南宋江湖詩人所呈現的文化現象—以姜夔為考察中心》,東華大學碩士論文,2005, 頁167。陳蔚瑄認為:「《白石道人詩說》(以下簡稱《詩說》) 是姜夔困滯於江西詩法,進而對詩法進 行反思,最終得出詩歌應獨出機杼,而不應固守法式的主張。南宋江湖詩人雖然強調『鍊字琢句』 的寫作技巧,並且提出『言有盡意無窮』的理想,卻無如白石對『法』與『意』的辯證思考。此即 白石異於其它江湖詩人,甚至超越其詩學思想之處。」

<sup>&</sup>lt;sup>28</sup> 参見康季菊:《姜夔詩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4,頁18。康季菊認為:「姜夔有見於當時江西詩派專事模擬的惡習,以學為病,標榜自然獨悟,貴獨創,…唯有跳出江西派,自出機 杼,乃有詩的生機,乃有詩人的獨立的價值。」

<sup>&</sup>lt;sup>29</sup> 何文焕:《歷代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頁 682。

<sup>30</sup> 郭紹虞,《宋詩話考》,頁93。書中提到:「蘇黃詩風格不同:黃重在工,故江西詩人之論詩每於工中求悟;蘇重在妙,而其義則罕見闡發。姜氏蓋承楊萬里之餘緒,欲援蘇說以革江西詩風者也。」

<sup>&</sup>lt;sup>31</sup> 參見吳華峰、周燕玲:〈論姜夔的詩學思想與詞的創作〉,《黑龍江社會科學》5期,2009,頁101。 作者們認為:「姜夔的詩學思想在南宋文壇上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sup>32</sup> 参見張培生:〈論姜夔的所謂『詩法』〉,《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期,1994,頁54。文中 認為:「沒有多餘的字句,不算高明;有說不盡的滋味,道不完的意蘊,才算高明。」

<sup>33</sup> 参見邱明梅:〈白石道人『妙』『悟』說〉,《遼寧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4期,1999,頁41。文中對姜白石所謂高妙有此看法:「…白石所謂『高妙』,指的是一種詩境,主要精神實質在於精思獨創,天然自得,反對以議論、雕琢為詩,強調簡約含蓄,而有辭意具不盡之餘味的意境創造。」

氣,不難知道他以重「妙」為主<sup>34</sup>,尤其是以「自然高妙」為最<sup>35</sup>。除此之外,前三種的高妙: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一個是有窒礙卻是通順的,一個是來自意外,最後的要寫出「幽微」,清澈透明的感覺,這些其實都可以用意境、用心思創造而來<sup>36</sup>,但是最後的「自然」卻不這麼簡單,要「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要先意會而後解讀體悟到的意會,由此可知姜夔應該是追求自然高妙的意境,因為前三種是對「意境」,可以透過「精思」而來,自然卻不然。正因為如此,我們不難看出,姜白石確有超越他人的才情。

由《白石道人詩說》和各研究者的文章中,我們可以一窺姜夔對於詩學觀的闡述,他不僅注重獨創,還搭起了橋梁,詩的四種高妙中,尤其推崇自然,而錢鍾書先生也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姜夔的詩讀來很自然,下章將談到傳統研究脈絡中對姜夔詩的觀點,以及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註》中看到的姜夔詩風格以及他所選的姜夔詩,從中探討對姜夔詩的批評及意義何在?

## 參、文學批評中的姜夔

先前分析了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我們可以知道他本身對於詩學的觀點與追求 的重點為何,前述所論中,我們可以知道姜夔的詩主要是追求「自然」,在《白石道人 詩說》中,他說了許多作詩的學問,其中非常強調的一點就是自然—「知其妙而不知其 所以妙」。以下則要探討傳統研究中對於姜夔詩的觀點為何?

#### 一、傳統研究脈絡中的觀點

在過去對姜夔詩的文學批評中,「自然」、「清空」<sup>37</sup>的確是許多學者對姜夔的評價<sup>38</sup>,這反應到姜夔自己所言:「自然高妙」,不僅如此,更有清奇雋永的感受<sup>39</sup>,其實之前就已提到,姜夔的詩風早期學習江西詩派,但是後來姜夔為了跳脫江西詩派的限制,詩風

34 郭紹虞:《宋詩話考》,頁94。郭紹虞說:「白石論詩,標舉四種高妙,而以『自然高妙』為極詣;標舉四種方式,而以『詞意俱不盡』為難能。」

36

<sup>36</sup> 參見張皓月:《姜夔詩歌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21。張皓月認為:「姜夔詩學思想中另外兩個突出點便是自然和意境。所謂『自然高妙』,意為不求奇險,不加粉飾,筆隨意遣,自然天成,渾話無迹,即可以品味到其中的妙處,又找不到達到這種妙處的技巧。對於這四種『高妙』之境,前三種其實是對意境的創造,可以通過精思得來,而姜夔真正追求的是自然高妙之意境。」

<sup>37</sup> 参見王維若:《『清空』姜夔——姜白石『清空』詞境及其人文意蘊》,北京語言大學碩士論文,2005, 頁10。王維若對清空有以下的說明:「『空』的概念與『清』密切相關而又不盡相同。…『虛靜』說 的根本特質,即排除妄念,保持空明的心境。而恰是在這『虛靜』說上,『清』與『空』已有融通 之勢。」

<sup>38</sup> 寧軍:《《白石道人詩說》研究》,頁23。寧軍說:「姜夔崇尚自然高妙,同時也特別重視含蓄, 認為自然高妙本身就包含著含蓄,含蓄是自然高妙的重要內容。」

<sup>39</sup> 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頁453。提到姜夔的描寫:「白石的詩,氣格清奇,得力江西;意境雋澹,本於襟抱;韻致深美,發乎才情。」

也特露出重獨創<sup>40</sup>、追求新意的特性,即使是傳統的題材,姜夔也可以運用精思將他重新塑造一種意象,可以想見他精心運思所創造出來的新意<sup>41</sup>。上述說到因為姜夔對江西詩派的反撥,所以貴獨創,這樣的做法其實也為江西詩學注入了新的生命。

除了自然之外,姜夔的詩也帶有一種騷雅、含蓄的特性<sup>42</sup>,那樣淡泊恬靜的感受會使人產生平靜的心情<sup>43</sup>,姜夔詩是由苦思進入渾成,他的詩本質是吟詠性情,發自內心自然天成,很有才情<sup>44</sup>,范成大說姜夔是一位雅士,在創作和思想上都出現了這樣的特徵。

從上述可以知道過去傳統的研究脈絡中,對姜夔的詩風主要是以「自然」、「清空」為主,但是一開始在前言所提到錢鍾書先生所著的《宋詩選註》,一本堪稱是宋詩的參考文獻中,選的八十位詩人裡其中一位就是姜夔,在錢鍾書對他的簡評中,也提出姜夔詩讀來很自然,除此之外,錢鍾書還提出之前研究者都未曾有過的觀點,值得深入探討。二、錢鍾書對姜夔詩的觀點

在錢鍾書《宋詩選註》中對於姜夔詩的簡評是這樣說的:

他的字句很精心刻意,可是讀來很自然,不覺得纖巧,這尤其是詞家的詩裏所少 有的<sup>45</sup>。

精心刻意是指姜夔在布局上的巧思以及獨創,那麼詞家少有的「纖巧」又是什麼呢?為什麼錢鍾書會說他雖然精心刻意,但是不覺得「纖巧」?

「纖巧」,小而靈巧、極其技巧之意。三國志中有提到關於「纖巧」之詞:「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sup>46</sup>。」上述提到的「纖巧之物」,有小巧之意,還有,新書瑰瑋篇云:「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sup>47</sup>。」上述所稱的「纖巧」,多有「雕琢堆砌、華麗」之意,用以形容服飾、建築,若是套用於形容藝術風格上,應也有小巧柔弱之意。

錢鍾書所言之「纖巧」,可能就是此意,姜夔在詩上面雖然很精心刻意的去營造一

<sup>&</sup>lt;sup>47</sup> 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2刷,頁127。



<sup>&</sup>lt;sup>40</sup> 參見張媛:〈姜夔詩歌創作布局論〉,《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期,2009,頁 39。 張媛說:「…他對江西派詩論所作的貴含蓄、要圓活、求余意的新發明、新闡釋,這實際上為江西 詩學注入了新的生機,不為江西所囿的表現。」

<sup>&</sup>lt;sup>42</sup> 参見孫鎮國:《姜夔的詩學觀探析》,中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7。孫鎮國認為:「作為『晉宋雅士』的姜夔,他的詩詞創作及其文藝思想都體現出了尚『騷雅』的傾向與特徵。」

<sup>&</sup>lt;sup>43</sup> 参見武彬:《姜夔的文藝觀及其創作實踐》,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05,頁16。武彬說:「…面山臨水,在悲涼與寂寞中卻也會產生平靜的心境,雖談不上超然,也堪稱淡泊。」

<sup>&</sup>lt;sup>44</sup> 参見魏倩瑋:《姜夔家世與詩歌考論》,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頁44。魏倩瑋提出:「姜夔以為詩的本質是吟咏性情,詩是詩人的本性的抒發,即詩來自詩人天賦的人性與才氣,…,是自然而然之事。」

<sup>46</sup> 晉·陳壽著,宋·裴松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298。

種意境、去獨創,但是崇尚「自然」,最高意境就是要使人讀來意韻雋永、自然清逸, 而且並不會因此覺得他的詩太過華麗、有刻意雕琢的感受,也無小巧又柔弱之感。下一章將探討錢鍾書先生以不覺「纖巧」這樣的詞去形容姜夔詩,這樣的批評對於姜夔詩的 風格有何意義?

### 肆、錢鍾書的批評及意義

我們可以從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知道,他非常重視「自然高妙」,所謂「妙」,是傳統古典美學中的一個重要範疇<sup>48</sup>。而錢鍾書在《宋詩選註》中也說姜夔的詩讀來「自然」,但特別的是卻說他「精心刻意」還不覺「纖巧」,也就是明明已經精心刻意的去營造或者是創造一個意境,讀起來卻讓人感到自然,並不會有小巧柔弱的感覺,中國傳統脈絡中多數學者都是以自然去形容姜夔詩,「纖巧」一詞是錢鍾書相較於其他學者對姜夔詩較特別的觀點,以下就錢鍾書在《宋詩選註》選了姜夔的四首詩一〈昔遊詩〉、〈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平甫見招不欲往〉、〈湖上寓居雜詠〉來探討錢鍾書和其他學者對此些詩的觀點及意義。

首先是錢鍾書所選的〈昔遊詩〉:

變蚤歲孤貧,再走川陸;數年以來,始獲寧處。秋日無謂,追述舊遊可喜可愕者, 吟為五字古句。時欲展閱自省生平,不足以為詩也。

我乘五板船,將入沌河口。大江風浪起,夜黑不見手。同行子周子,渠膽大如斗; 長竿插蘆席,船作野馬走。不知何所詣,死生付之偶。忽聞入草聲,燈火亦稍有。 杙船遂登岸,急買野家酒。

揚舲下大江,日日風雨雪。留滯鼇背洲,十日不得發。岸冰一尺厚,刀劒觸舟楫; 岸雪一尺深,屹如玉城堞。同舟二三士,頗狀不恐攝;蒙氈閉篷臥,波裏任傾側。 晨興視氈上,積雪何皎潔。欲上不得梯,欲留岸頻裂;攀援始得上,幸有人見接。 荒邨三兩家,寒苦衣食缺。買猪祭波神,入市路已絕。如今得安坐,閑對妻兒說。 濠梁四無山,坡陀亘長野。吾披紫茸氈,縱飲面無赭。自矜意氣豪,敢騎雪中馬。 行行逆風去,初亦略霑灑;疾風吹大片,忽若亂飄瓦。側身當其衝,絲鞚袖中把。 重圍萬箭急,馳突更叱咤。酒力不支吾,數里進一斝。燎茅烘濕衣,客有見留者。 徘徊望神州,沉歎英雄寡<sup>49</sup>!

這首〈昔遊詩〉充分說明了姜夔一生的起起伏伏,他早年孤貧,終生布衣,這首詩回憶

<sup>48</sup> 参見邱麗梅:〈法悟並重 自然高妙——論姜夔的詩學思想〉,《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6期, 2004.11,頁66。文中對「妙」有以下敘述:「『妙』是中國古典美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範疇。本由 老子首次提出。《老子》第一章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

<sup>49</sup> 錢鍾書,《宋詩選注》,頁368-369。

了漂泊的江湖生涯和長期的江湖歷練<sup>50</sup>。或許所謂的「精心刻意」是強調刻劃字句的功夫,而「不覺纖巧」則是強調詩所呈現出的感受,我們不難看出錢鍾書所謂字句精心刻意可讀來自然之處的功夫,例如「岸冰一尺厚,刀劍觸舟楫;岸雪一尺深,屹如玉城堞。」精心描寫了冰和雪的深度與景象,讀來卻覺得自然無異,細細研讀下才能體會其中的妙趣,而對於詩本身所散發出的感慨也讓人體會到作者的豪情壯志與無奈,自然而然就能夠體會,這也許就是錢鍾書所言的「讀來自然」吧!

再看所選的〈除夜自石湖歸苕溪〉:

細草穿沙雪半銷,吳宮煙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篙細細激流冰。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颭客燈。 三生定是陸天隨,又向吳淞作客歸。以拚新年舟上過,倩人和雪洗征衣。 笠澤茫茫鴈影微,玉峰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sup>51</sup>。

姜夔善用自然景物表達內心情感,明明說的是景,卻寓含深意,寓情於景,而「細草穿沙雪半銷,吳宮烟冷水迢迢」、「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篙細細激流冰」,這些都是極自然的描寫,取材生活問遭的事物,看起來不經心,但其實蘊含著詩人的巧思<sup>52</sup>,就如同錢鍾書所言的那樣「精心刻意」描寫,但讀來又不覺得柔弱;而姜夔最厲害的地方在於描寫景物的同時,利用極自然的作用反映極深刻的意境,用長篙碰擊薄冰的聲音讓人感到寒冷淒涼之感<sup>53</sup>。更極細膩的在描寫自然景觀,以「一夜吹香」表達出了一種清空的意境<sup>54</sup>,可見姜夔的詩不只字句刻畫,也情感兼備。

錢鍾書所選的最後兩首,分別是〈湖上寓居雜詠〉:

處處虛堂望眼寬,荷花荷葉過闌干。 遊人去後無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 苑牆曲曲柳冥冥,人靜山空見一燈。

52 殷光熹主編,《姜夔詩詞賞析集》,頁210。殷光熹對〈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其一)有以下的評論:「『細草穿沙雪半銷,吳宮煙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這兩句寫的是出發的情景:黃昏,暮色朦朧,積雪半消的岸上,一片片細草穿出沙地,倔強挺立,顯出盎然生機。遠遠的吳宮,籠罩於冷煙之中,而歸鄉的河道,渺遠迷茫……流暢自然,看似不經心,實則蘊含著詩人精巧的構思。」

<sup>50</sup> 参見殷光熹主編:《姜夔詩詞賞析集》,四川,巴蜀書社出版,1994年,頁210。殷光熹在書中說:「姜夔早年境遇不佳,屢試不第,後長期漂泊江湖,以布衣而終老。其《昔遊詩》十五首,就是對其長期江湖經歷的追憶和回味。」

<sup>51</sup> 錢鍾書,《宋詩選注》,頁371。

<sup>53</sup> 殷光熹主編,《姜夔詩詞賞析集》,頁213。殷光熹對此詩有以下的解讀:「這裡詩人以聲作石,用船公的呼聲和篙擊流冰的破碎聲表達了自己因思歸心切而牽動起來的不安情緒。其高妙之處在於,詩人並不直言自己是如何思緒難平,而是用聲音創造了一種內心騷動的氣氛。更有甚者,這是一個空湖泛舟,寒氣襲人的除夕之夜,這樣的氛圍,便把詩人內心深處的孤寂與清冷盡在無言之中烘托出來了;透過船公深沉悠遠的呼叫和長篙碰擊薄冰的嚓嚓聲響,會使人頓然感覺到幽曠夜空中的幾分寒意。」

<sup>54</sup> 参見姚曉明:〈梅香飄渺自空靈——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其一》賞析〉,《小學生之友(高版)》 Z1期,2010,頁13。文中對此詩有所評論:「然而,雖不見梅影,卻可聞梅香。『一夜吹香』寫出 了梅花的飄渺神韻,也寫出了一種清幽、空靈的意境。」

荷葉似雲香不斷,小船搖曳入西陵55。

和〈平甫見招不欲往〉:

老去無心聽管絃,病來杯酒不相便。 人生難得秋前雨,乞我虛堂自在眠<sup>56</sup>。

從〈湖上寓居雜詠〉中「苑牆曲曲柳冥冥,人靜山空見一燈」這樣的描述上,使人感受到孤寂與落寞,因為「人靜山空」卻還「見一燈」,不是太寂寞了嗎?明明是稀鬆平常的寫景寫人,一開始讀的時候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感受,但猛然一驚時,細細體會才覺得有無窮的滋味在其中<sup>57</sup>,這扣緊了錢鍾書所言字句精心刻意讀來不覺纖巧,正是此意。

而對〈平甫見招不欲往〉中的「老去無心聽管弦,病來杯酒不相便」中,我們又可以從中捕捉到姜夔的「刻意」與「自然」之處,這兩句話先說明了不能赴會的原由,說得很平常,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但仔細咀嚼,會發覺其實詩中包含著詩人一生的心酸歷程<sup>58</sup>,這樣一種曲折的表達方式,刻意為之製造意境,但是讀來卻又是那麼自然不讓人感到有纖巧的感受。

姜夔的詩擅於刻畫寫景卻蘊含極大的抱負,以上所言又再一次證明他的詩真真摯 摯、自自然然,不但講究字句,更要求情韻,明明寫得是風景,卻富含了許多心志,而 且描寫的景象又是如此自然,讓人讀來不覺得做作。姜夔詩的過人之處便是精心刻意、 細緻的去描寫,卻讀來不會小巧纖弱,反而韻味無窮。

綜合以上所言,由錢鍾書在《宋詩選註》選的這四首詩去看姜夔,無論是錢鍾書所說的「字句精心刻意,不覺纖巧」或者是其他學者的「情韻」或「才情」,都再再顯示與說明姜夔的詩讀來「自然」,而且當讀者讀到他所描寫的「自然」時,感受是非常雋永的,姜夔自己追尋的是崇尚自然的感受,看來透過他的詩,讀者們也感受到了。這也說明了錢鍾書先生以「精心刻意不覺纖巧」去形容姜夔詩的觀點,為姜夔詩崇尚「自然」的風格做了最有力的說明。

# 伍、結語

本文旨在探討錢鍾書的《宋詩選註》中,對於姜夔詩的簡評具有何種意義,我們知

<sup>55</sup> 錢鍾書,《宋詩選註》,頁373。

<sup>56</sup> 錢鍾書,《宋詩選註》,頁374。

<sup>57</sup> 参見黃兆顯:《姜白石七絕詩九十一首小箋》,香港,蘭芳草堂出版,**1972**年,序二。黃兆顯認為 姜夔的詩:「我們初讀姜夔詩不覺得有什麼,等到猛然驚覺的時候,才體會餘味無窮的道理。」

<sup>58</sup> 殷光熹主編,《姜夔詩詞賞析集》,頁202-203。對此詩有以下的解釋:「『老去無心聽管弦,病來杯酒不相便』,道盡了不能赴會的隱衷。…這兩句詩緊承詩題直抒不能赴約的胸臆,從句式上來看,頗類脫口而出,似乎並無驚人之筆,但我們仔細琢磨,又覺得詩中包含著詩人一生的酸苦,有玩味不盡的人生體驗濃縮其中,此時你又覺得這兩句詩頗有點平中見陡了。四句詩紮根於難言的隱痛,是詩人悲苦的身世的一種曲折的表達方式,是濃縮了的人生。」

道《宋詩選註》是一本具有重要性價值的書籍,當然也因為當時正逢大躍進時代,文學多多少少受些影響,但仍不改變它在歷史中的價值。也由上述文中發現,姜夔詩在中國傳統脈絡中所呈現的風貌,基本特點是清空、自然、重獨創等等,這些詩風基本上廣被眾人所接受,但錢鍾書在《宋詩選註》卻指出不一樣的觀點,他評論姜夔的詩:「字句很精心刻意,讀來自然不覺纖巧」,「纖巧」是一種很獨特的形容,尤其錢鍾書是先形容他的詩很「精心刻意」為之,讀來卻不覺得有小巧柔弱之感,錢鍾書看到了不一樣的姜夔詩,賦予了另一種新的意義。

錢鍾書所選姜夔詩,大體來說都是「深刻描寫,讀來自然」,也印證了錢鍾書對姜夔詩之評價,在中國傳統的脈絡之中,姜夔詩給予讀者的感受大抵而言以「自然」為主,但是錢鍾書更進一步的說明這樣的自然是姜夔「精心刻意」營造出來的,但讀起來卻不會讓人有「纖巧」的感覺,這樣的發現,使姜夔詩的意義層面上又多了幾分意韻雋永。

## 陸、參考資料

#### 【專書】

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2刷。

日本·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

何文焕:《歷代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胡明:《南宋詩人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00年。

殷光熹主編:《姜夔詩詞賞析集》,四川,巴蜀書社出版,1994年。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 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郭紹虞:《宋詩話考》, 北京, 中華書局, 1979年。

張淑瓊主編:《中國文學總新賞》,台北,地球出版社,1989年。

晉·陳壽著,宋·裴松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

黃兆顯:《姜白石七絕詩九十一首小箋》,香港,蘭芳草堂出版,1972年。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期刊論文】

丁毅:〈模糊銅鏡的背面——讀《宋詩選註》〉,《貴州大學學報》,第4期,1995年。

吳小麗:〈姜夔對江西詩派的入與出〉、《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1期,2007年2月。

吳華峰、周燕玲:〈論姜夔的詩學思想與詞的創作〉,《黑龍江社會科學》,第 5 期,2009年。

邱明梅:〈白石道人『妙』『悟』說〉、《遼寧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4期,1999年。

邱麗梅:〈法悟並重 自然高妙——論姜夔的詩學思想〉,《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第6期,2004年11月。

姚曉明:〈梅香飄渺自空靈——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其一》賞析〉,《小學生之友(高版)》,第 Z1 期,2010 年。



#### 文學前瞻第十一期

張培生:〈論姜夔的所謂『詩法』〉,《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4年。 張媛:〈姜夔詩歌創作布局論〉,《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9 年。

張喜貴:〈《宋詩選註》的論詩特色〉,《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3期, 2006年。

趙婉平:〈姜夔在南宋詩壇上的地位不應被忽視〉,《大理學院學報》,第2期,2005年3月。

趙曉嵐:〈《白石道人詩說》與江西詩派之關係〉,《文藝理論研究》,第1期,2002年。 藍華增:〈宋詩與意境——讀錢鍾書《宋詩選註》〉,《雲南學術探索》,第3期,1994年。 【學位論文】

王維若:《『清空』姜夔——姜白石『清空』詞境及其人文意蘊》,北京語言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李昱雯:《論《宋詩選注》的『順著說』與『接著說』》碩士論文,交通大學,2009年。李麗:《錢鍾書《宋詩選注》研究》碩士論文,河北大學,2006年。

武彬:《姜夔的文藝觀及其創作實踐》,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孫鎮國:《姜夔的詩學觀探析》,中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夏麗莉:《姜夔的藝術人生及其詞》碩士論文,內蒙古師範大學,2004年。

康季菊:《姜夔詩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4年。

陳昭坤:《姜夔書學研究》,碩士論文,中興大學,2006年。

康思凝:《錢鍾書宋詩研究論略》碩士論文,蘭州大學, 2008年。

張皓月:《姜夔詩歌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十論文,2008年。

陳蔚瑄:《論南宋江湖詩人所呈現的文化現象—以姜夔為考察中心》,碩士論文,東華大學,2005年。

許龍:《錢鍾書詩學思想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楊曉慧:《姜白石詩詞比較》,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寧軍:《《白石道人詩說》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7年。

魏倩瑋:《姜夔家世與詩歌考論》,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